

移動中的「本土」——藝術節中的六個本地製作

文／躉迢（澳門藝評人）

去年台北藝術大學講師于善祿來澳觀賞澳門藝術節多場節目，並以「一個關於跨越的澳門夢」來總結他的觀賞經驗。的確，這兩年澳門藝術節中不少本地劇團的製作，都自覺地凸顯著不同面向的跨文化、跨領域特徵。

本屆藝術節兩個本地舞蹈演出《MOP》和《重生》都具備上述跨越的特質。紫羅蘭舞團、英姿舞園、舞者工作室三個本地舞團，在 Creative Links 牽線下與波蘭克拉科夫市盧克威登·索爾斯基州立戲劇學院進行跨文化的舞蹈交流，這次《MOP》則經過兩年多分別於澳門、波蘭及新加坡等地進行密集式訓練及創作，MOP 既是澳門貨幣的代號，「MO + P」同時也代表這是澳門與波蘭的合作，意圖藉舞蹈創作從可數的價值，躍進生命價值的本質。而去年在澳門城市藝穗節中策劃「舞展」的詩篇舞集，則與葡國禾動舞團、澳門舞者工作室透過連續兩年的交流，澳、葡兩地舞者合創出《重生》，以及極具南歐風情的《忘情·法多》。

「跨越」其實也是一種「移動性」，我們從一個位置移動到另一個位置，它不單指我們在東方的劇場裡演出西方形式的戲劇、舞蹈，而是這些藉由澳門藝術節作為平台的製作，從訓練、創作到製作的過程中，積極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表演者、藝術家作緊密的交流、創造與實踐，並具有持續的影響力。

去年初文化局「亞洲劇場大師班——郭慶亮導演工作坊」，卓劇場聯合藝術總監、導演葉嘉文先後經歷上述工作坊、以副導演身份到新加坡參與導師的製作、個人實習片段呈現，到今年以《克隆極樂》於藝術節展現整個培訓的成果，《克》劇從阿道斯·赫胥黎著名小說《美麗新世界》為靈感再發展而成，劇中以一種似乎虛構的未來世界，回看今天的社會現狀，這個跨越近一年的製作確是個令人期待的「新世界」。

小城實驗劇團近年經常大膽搬演歐美最新劇作，這次將美國劇作家 Bruce Norris 寫於 2009 年的劇作 Clybourne Park 改編成由黃柏豪執導的《威尼斯人想買樓》，單看劇名即能想像這是個「本土化」的改編。當澳門一躍而成國際大都會的同時，不同國族、宗教、膚色、飲食習慣的人大舉進入小城，澳門如何繼續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樞紐，「和諧地」接納「外來者」？該劇透過橫跨十年的同一場景，六位演員演出十二個角色，幽默諷刺的台詞，勢必痛擊澳門近年的社會現實。

戲劇農莊成團十多年來一直與海外專業劇場藝術家進行交流、合作，今年由經常遊走於港澳劇場的駐團導演黃樹輝執導《聖荷西謀殺案》，該劇是香港編劇莊梅岩 2009 年受香港藝術節委約編寫的劇本，澳門過去搬演她的劇作如《留守太平間》和《找個人和我上火星》等均深受觀眾歡迎，《聖》以「移民」為題材，從移民的生存處境，探討身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複雜性，首演後好評不斷，不但罕有地於同年重演，並獲選香港舞台劇獎十大最受歡迎製作，劇作本身就是信心之選。

兒童劇場常常顯現為一種跨越多種表達媒介的劇種，足跡的《石頭雨·海之歌》與香港立體書創作人、燈光設計師劉銘鏗（神父）合作，以立體書、物件偶及穿

梭古今的故事、傳說，為大、小朋友訴說澳門的海洋故事，傳遞海洋保育的信息，並在演出前設導賞式的「海洋故事展」，百多年的填海造地，海岸線一直在移動中，劇中說的是過去，也是小朋友的未來。

澳門劇場製作近年努力貼近本土社會議題，但聚焦「本土」的同時，也不能避免地與外界交流、相互衝擊，即如人文地理學者 Peter Adey 認為「移動性其實指的是一起移動 (mobile-with)」，一定是「複數的」，因此「移動性涉及我們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方式，以及我們解釋何以這麼做的方式。」而事實上從 17 世紀開始，澳門就是個不斷處於「移動中」的城市，我們一直編寫著一部關於移動的，在東、西方之間的交融、流動、衝突的「複數歷史」，由無數並非固守、封閉的「單數」所組成。